

名家访谈

谭建明：

雕塑是我对时代精神的唯一理解

蒋蒲英



谭建明近照。

作者供图

笔者：谭老师，你参与创作的大型雕塑艺术作品《伟业》荣获中国美术奖评委特别奖，这是湖南艺术界的喜事，也是对你艺术创作能力的高度认可。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创作过程吗？

谭建明：《伟业》是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西侧广场上矗立的四组大型雕塑之一，是“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主题雕塑工程”的作品之一。非常荣幸作为主创之一参与创作。这个作品面世后，能产生如此巨大的社会影响，得益于作品主题恢宏壮阔，得益于雕塑艺术的无穷魅力！这是我生命中最瑰丽的历程！

2019年3月，我接到中国美协的抽调函，立即到中央美院报到。我们组由曾成钢教授领衔，作品开始的主题是《领航》。小稿创作最初在中央美院雕塑系工作室，我全身心投入创作，大家1个多月把小稿做完。召开看稿会后，确定以《领航》为基础，创作“伟大事业”这个主题。大家进一步深化主题，优化结构，将《伟业》的叙事时间定为1978年—2021年。经过无数次调整，2020年6月采用3D泡沫打印，制作1:1泥稿定稿，然后安装、调整，领导专家现场看稿，最后在北京密云石雕厂打制汉白玉石雕效果。

在石雕厂进行最后调整时，已经入冬。2020年底2021年初，北京的雪下得特别大。我们带着工人，爬上爬下，在室外严寒中挥舞刻刀，一干就是几个小时，身体都冻僵。那时还在抗疫期间，各种困难接踵而至。好在整个团队士气高昂，协同配合，作品完成度相当高。2021年3月，到展览馆安装和组装。2021年5月初，组装完成，对65个人物形象脸部细节、表情、神态、体态做更细致的打磨。当我们第一次看到这个作品完整完美呈现时，内心非常激动，好多人都哭了。

笔者：雕塑里的65个人物是怎样确定的？创作团队是如何加强《伟业》的艺术感染力的？

谭建明：我们力求以叙事情感表达的真实性、深刻性，艺术创作形式语言的独特性和共通性，来提升艺术感染力。《伟业》表现的是改革开放后的国家发展、民族复兴，改革开放是人民的伟大事业，这要求雕塑的人物造型既要有职业身份，又不能具体到某人。2018年，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，国家授予100名同志“改革先锋”称号。我们从“改革先锋”们奋发向上的精神状态入手，进行提炼、再现和创作。根据他们的事迹，结合改革开放的重大事件，按职业、时间进行合并、排序、综合，确定65个特定形象。每个人物都有职业的典型性和时代性，力求让参观者在雕塑里找到自己。作品整体用薪火相传的火炬把人物衔接起来，喻示着共产主义信仰是照亮民族复兴之路的精神火炬！

笔者：请问你在雕塑创作实践中如何提高雕塑的叙事能力？

谭建明：雕塑是在做一种“关系”，关系的复杂化深刻化丰富了叙事维度，产生冲突与戏剧效果，提高了情感张力。特别在处理雕塑与城市、建筑、自然山水的关系时，这种叙事能力尤其重要。一方面，要求创作者精准理解把握事物的独特性和典型性，营造叙事氛围，讲好故事。另一方面，雕塑内在的组织关系，形体间的节奏等关系，以及形式语言也很重要。《伟业》创作组在这些方面比较注重。对我而言，雕塑是我对时代精神的唯一理解。那么，雕塑如何提高叙事能力呢？

一是时空并置，增加戏剧性的冲突效果。如在《1934半条被子》《2021新时期的沙洲村》中，就设定了两个时空，形成强烈对比，把“半条被子”诠释的军民鱼水情以及当下沙洲村的巨变表达出来。

二是增加典型背景。雕塑用瞬间的状态，传达出永恒的意义。雕塑《海宁之子——徐志摩》中，我加了一棵顶着新月的树，因为他是新月派诗歌的代表人物。在创作《铁血潇湘》时，我在典型人物后运用典型建筑爱晚亭。

三是结构创新，载体丰富。载体不断丰富，雕塑工具不断翻新为雕塑的发展带来机遇。我主要寻求不同材料的结合，丰富的材质增加作品的独特性和动态感。创作《朱自清》时，因为他创作了散文《背影》，我在塑像后加了长长的影子，这是种新的解构。我用黄铜做人物材质，朱自清的脸部清雅深情，风骨凛然，后面的背影用不同材质做了磨砂处理，折射的光芒，厚重而有力，犹如伟大的父爱。

四是增加人物数量，丰富人物关系。如《铁血潇湘》中，对毛泽东、刘少奇、任弼时、彭德怀等群像的人物关系进行细致处理，使人物的呼应关系更多元立体，顾盼有致，又有特定的历史事件作背书，情感生发就有了基础。

五是传承写意精神，创新雕塑理念。写意是中国人特有的浪漫，用在雕塑中有意想不到的效果。创作《鲁迅》时，我只做了身体和头部的轮廓，在脸部呈现中，虚化了眼睛、鼻子、嘴巴、耳朵等，强化眉毛、胡子，“横眉冷对千夫指，俯首甘为孺子牛”的形象，呼之欲出。

笔者：雕塑艺术对城市建设和文化旅游有何作用？

谭建明：我特别关注雕塑与城市建设和城市文化的关系。城市雕塑是城市文化的重要载体。城市雕塑以独特的造型和艺术语言，记录和传达城市的历史、文化和气质。长沙火车站钟楼上的火炬，曾是长沙的地标。城市雕塑能美化城市环境，平衡空间关系，调整视觉效果，陶冶居民情操。长沙橘子洲头的《青年毛泽东》对提升长沙的城市品位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。

对长沙而言，可以在公园、绿地、住宅小区，尝试加大雕塑建设力度，甚至可以建设专门的雕塑公园。在兼顾多样性、地域性、文化性的经典雕塑营造的艺术空间里，公众既能接受审美教育，又能在浪漫氛围中增进与自然的交流，从而激发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和强烈的创造欲望。我也一直努力参与城市公共空间文化建设，包括长沙博物馆、株洲博物馆内部分馆藏雕塑等，目前正在创作长沙翰林公园浮雕墙。

笔者：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对雕塑艺术产生兴趣？如何在雕塑艺术实践中强化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创新？

谭建明：我从小喜欢画画，对泥巴有亲切感，擅长捏各种造型，特别是对小动物情有独钟。在家乡安仁县，有一种过年过节吃的“米塑”，那是我施展身手的初舞台。我考大学时选择了雕塑专业，在清华美院读本科时就非常投入。我做雕塑时身心愉悦，能获得充分的安宁和享受。我由衷感谢清华美院雕塑系，使我得到体系化的专业课程训练，在具象、写实、材料等方面打下扎实基础，在构成、观念等方面赋予新的思维。在清华美院的学术氛围里，我全身心投入人文群像《那个年代》的系列创作，创作鲁迅、蔡元培、梁漱溟等文化巨擘的塑像。

雕塑艺术是一个“引人概念”。中国雕塑艺术家在新时期有一个重大任务，就是创作有中国面貌、中华审美、中国精神的雕塑语言体系。我一直在中国传统的写意精神和西方写实的理念中寻找平衡，在二者你中有我、我中有你的理念下进行探索，力求将人物的极致的精神状态呈现出来。

笔者：你最近有些什么创作计划？

谭建明：我觉得湖湘精神非常有特点，几千年以来，特别是近现代以来，逐渐形成了以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、死而后已的英雄气概、天下大同的家国情怀为主要内容的价值体系，非常值得用雕塑来阐释和表现。我正构思创作一组作品，暂定名为《湖湘精神》。我将进一步对历史素材提炼、精神特质提取，突破自己的雕塑语言范式，与我的作品共同成长，共同期待中国雕塑语言的成熟、发展、繁荣。

笔者：古今中外，庄严宏阔的地方通常会用雕塑艺术来教化民众、启迪民智，请谈一谈雕塑艺术对主题性的体现有何优势？

谭建明：梁思成先生在《中国雕塑史讲义》中说，“艺术之始，雕塑为先。”无论是在中国，还是世界各地，但凡大型的、公共性的、标志性的建筑，往往有大型雕塑相伴。建筑自身轮廓线的变化和体面起伏的组合，与雕塑的动态、结构、体积、节奏、韵律交织，互补共存，形成整体性的艺术形态，记载人类发展的艰难历程和光辉业绩，铸造人类文明强大的精神力量和不朽的生命轨迹。

雕塑的本质是在空间里经营位置，是人们理解世界的一种共通的方式。一方面，雕塑的价值观念是与时代主流价值观相匹配的，是有利于社会和谐的另一面，能留下来的雕塑作品必须是人民群众由衷欢喜的，必须闪耀着人性的光辉，充满爱与悲悯情怀，是善与希望的化身，是人性的风景线！因此，雕塑常被运用在主题创作中。我们在《伟业》创作中，充分考虑到这一点。它与其他组雕塑作品一道，深情地刻画体现时代精神肌理。它们是安放中国人灵魂和梦想的载体。希望每个中国人面对《伟业》时，能得到精神滋养，激发创新创造的斗志，将改革创新的事业延续下去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！



《伟业》汉白玉雕 1500cm×450cm×800cm

曾成钢 冯崇利 谭建明 翟庆喜 李鹤 2021年

■方水土

“棕门”玫瑰

骆志平



周佳霖和她的棕编作品。

长沙市政协宣教处供图

周佳霖是从无声世界中开出的玫瑰，听不懂林中小鸟的呼唤，也说不出心中向往的月光。12岁那年，她和第二代棕编传人邬伏秋老师相遇，邬老师也是聋哑人，见到小佳霖，就把她当成了自家的闺女，手把手地教。小佳霖聪明，捉过蚱蜢，盘过鱼虾，又熟悉小鸟的性情，没过几年，就接过了恩师手中的活。

弹指一挥间，三十六年过去。佳霖早已从小公主，变成了长沙“棕编”的传人。第一次见到佳霖，她正手执棕材，裁裁修剪，编扎小蚱蜢、小蜻蜓。缠扣打结，穿插刺绕，不一会儿，小蚱蜢、小虾子就露出灵动身子，站上了细小棕条上，晃晃悠悠，仿佛荡着儿时的秋千，回到了故乡的身边。

“哇，真厉害！”围观的朋友不由得竖起了大拇指。轻抚细理，毫不费劲，有如巧手抚琴弦。有个女孩站在佳霖的身边，突然冒出一句：“佳霖姐姐长得好漂亮哟！”问起她的年龄，四十有八了，可看上去，脸颊的酒窝，还是那样的动人，时不时荡漾出儿时的纯真，未曾污染的世界，蜻蜓点水，暗随花香。如果没人提示，谁也看不出佳霖是个聋哑人。

“棕编”技艺，手法相通，要玩出一点名堂，还得有点小天赋。长沙“棕”艺人不多，往上溯源，也就三代，且无家族血缘之连。邬伏秋老师为第二代，手艺不错，喜欢别出心裁，将棕编出来的作品，涂上彩色的油漆。其恩师易正文，为第一代，手上功夫更好，20世纪50年代出国交流、获过大奖。其手中的蚱蜢、小青蛙，活蹦乱跳，连白石老人见了都称绝，向他讨要过棕编的虾子。

■粉墨登场

《一担银元》撼天地

彭祖耀



《一担银元》

剧照。

孙波辉 摄

谭仲池先生编剧之祁剧《一担银元》，以红三军团川康战略大转移为宏大叙事蓝本，讲述了在军团长彭德怀的坚毅部署下，军团供给部部长周玉成肩负护送一担银元的非凡历程。我观此剧，几度落泪。

从戏剧语言特色来看，《一担银元》的唱词堪称一绝。正如法国作家雨果所说：“戏剧应该是一面集聚物像的镜子，非但不减弱原来的颜色和光彩，而且把它们集中起来，凝聚起来，把微光变成光彩，把光彩变成光明。”《一担银元》的唱词便起到了这样的作用。唱词富有强烈的画面感与感染力，如“涪溪清泉汇大江，摩崖石镜映远山。祁阳蛮子英雄汉，胸怀天下闯四方。雪山草地脚下踩，挑起军千斤担”，短短几句便勾勒出地域风貌与人物的豪迈气概，为角色的登场和故事的展开奠定雄浑的基调。同时，剧中人物的对白质朴且饱含深情，直击观众的内心，生动展现人物的性格与情感。

这部祁剧巧妙运用先抑后扬与悬念设置。周玉成与黄团长、沈参谋围绕银元的使用产生的冲突，是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激烈碰撞。黄团长的猜疑唱段：“一个包袱胸前系，多少秘密掩心机。听说他北伐曾经发洋财，定把那收缴的金条公变私。还有肉干青稞面藏在包袱里，看来他就是想吃独食”一出，仿佛平地惊雷，将矛盾激化至顶点。这种冲突设置增加了剧情的紧张感和戏剧性，反映了人性在利益面前的挣扎与抉择。人物的性格也得到了鲜明的展现。

在人物塑造方面，该剧匠心独运。主人公

心灵手巧，乃“棕”艺人共有的天性。自从结识邬伏秋老师，佳霖再也没有离开过手中的棕叶。直到恩师带着一身的手艺，告别了人世。才猛然发现，自己长大了，不再是棕编世界里的公主。

她和同为聋哑人的黄小平结为夫妻，办起了传习所，其丈夫跟她学棕艺，一起开门店，做起了运营。佳霖正儿八经成了长沙“棕编”第三代掌门人。其手上技艺，早已不输其恩师，花鸟虫草，飞禽走兽，无所不精。

有人说，最老的棕编为蓑衣，1700年前，就有人穿着它，耕田种地，广袤田野上，细雨炊烟，缠缠绵绵，至今萦绕在乡间。也有人说：“棕编这活儿，源自更远的农村，古人织出的鱼篓、纺出的衣衫、扎出的花灯，哪样不是手工活，编几只小昆虫，不可能到了三国才会呀。”

是的，过去乡下的老爷爷，手中都有小绝活。农闲时，坐在田坎上，随手扯几根冬茅草，缠绕几下，就变出了一只小青蛙，逗得细仔子团团转，围着抢。

“棕编”这活儿，不就这么来的么。后来，发现能变点钱，才有了街头巷尾的“棕”贩。“棕编”好玩，小手工中藏着小窍门。每年四月，“棕”艺人就要出门采摘树上的嫩棕叶，秋天再囤一点老色的。摘回的棕叶，先用排针裁划成备料的形状，水煮断生后，晾在阴凉处，保持叶子的韧劲和湿度。

手法上则依物择法，各不相同。棕编提包，大多采用胡椒眼编法；动物昆虫则采用结体穿插扎系的编法。不管是单编、双编还是多编。百变不离其宗，掌握了基本手法，用心揣摩，时间久了，便可玩出自己的风格。

不少棕编高手，为了熟悉昆虫的性情，经常跑到河岸去捞虾，或捉上几只小昆虫，当成小宠物，憨憨地养着，一直等到小玩意放下设防，露出了自己的天性，才拿出裁好的棕叶。

佳霖有时刻意把老鼠的尾巴编得长一点，或把蚱蜢的小腿捏得粗粗的，民俗的夸张，玩出的是力度和憨情，只有内心纯真的人，才能读懂生活中原始的美，编得出打动人心的作品。其棕编的《老鼠嫁女》《百鸟朝凤》《三羊开泰》等以十二生肖作题材，味道美极了。

如今，棕编作为一种民间小手艺，列入了“非遗”的名册。作为第三代传人，多年前，佳霖就走进了特殊学校的课堂，教孩子们如何选制棕叶，如何缠扣打结、穿插刺绕，如何用剪刀、钳子和锥锤，手把手演示。那些从无声世界中走出来的孩子，偎在她身边，痴痴地望着她、爱着她，似乎也展开翅膀，飞向了草丛中。